黨軍日報

（第二七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報價：一月 三月 半年 全年
廣告
電話 電報掛號

本報緊要啟事（一）

昨晚本報因受寇機轟炸影響，以致電訊斷絕，排印均感困難，迫不獲已，改出半張四開一大張，敬希讀者見諒是幸。

本報緊要啟事（二）

本報西東大街營業部昨晚因受寇機轟炸，影響無法營業，暫移三倒拐興街四十四號繼續發行，所有廣告發行等事務，敬希各界注意。

本報為中央軍校十五週年紀念特刊徵稿啟事

六月十六日為中央軍校十五週年紀念日，本報擬發行特刊一中張，以表紀念，尚希各界人士及軍校員生多多賜稿，以光篇幅，惟來稿請於本月十一日以前寄本報編輯部收為荷。

曹碧華 鮑文霈 訂婚啟事

我倆承黃紹忱、鄧庸鈞、虞振聲、王嘉□四位先生之介紹，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謹於民國廿八年六月十一日在蓉訂婚，謹此敬告。

曹碧華 鮑文霈 同啟

中宣部編印之 總裁言論

▲一百餘萬言裝成袖珍本四厚冊
▲二十年來重要言論搜索齊備
▲全國同胞，尤宜人手一編

內容要項
卷一 關於總理遺教之言論
卷二 關於抗戰建國之言論
卷三 關於哲學之言論
卷四 關於教育之言論
卷五 關於黨務政治經濟之言論
卷六 關於新生活運動之言論
卷七 [illegible]

展期出版
本書原定四月底出版，後因增加篇幅，故改於五月底出版，但現又因寇機轟炸，印刷發生困難，故又展期出版。

定價預約
[illegible]

預約發行處 中央週刊社（成都□□□□路）

分預約處
[illegible]

中央軍校合作社

軍校合作社收買

上海法大修理汽車鈑金工廠

本廠專修各種汽車、電器、馬達、噴漆、蓄電池一應俱全。廠址：少城公園後街

裝修大小汽車車身、修配各式小零件、承造建築鐵器工程。電話一九九・八三九

律師陳大倫代表新新營造廠經理曾澤民通告

本廠原係獨資經營，內外一切銀錢交涉皆由本人負責，並無股東……

新新營造廠經理曾澤民啟事

常任俠啟事

津津酒店緊要啟事

本店開業迄今，對外銀錢事項，除持有本店正式憑據經股東三人加蓋簽章理仍如約負責外，其他如係私人或未經股東三人加蓋簽章者，事問經手，除前業已登載新新新聞週知外，茲特鄭重聲明，諸祈垂察，此啟。

介紹由漢移蓉 江漢診療所

醫師 張子聲　女醫師 周齊賢

主治：內外科、皮膚科、產婦科、眼科、戒煙科
診例：上午送診，下午一元。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止。
張周兩醫師服務有年，學識深邃，經驗宏富，茲於旅蓉期間，設診所於本市商業場後街（新集場）十一號，同人等知之有素，特為介紹。

介紹人：鄧錫侯、王纘緒、錢大鈞、馬毓智、潘文華、賀國光、陳繼承、張鍔、嚴嘯虎、戴高翔、牛範九、向育仁、楊全宇、周從化、潘清洲、萬里、楊毓升、鄧漢祥、趙伯鈞、張誠文

介紹由浙來蓉國醫孫吉士

先生浙之名醫也，精研內科、婦科、兒科，善治時疫雜症，行醫多年，活人無算，此次來蓉，恐外界不知，特為介紹。

介紹人：[illegible]

診所：[illegible]二十八號

同啟

漢口 太平洋肥皂 洗白衣服 越洗越白

太平洋肥皂廠：廠址玉皇觀街廿號

總分銷處：中國國貨公司、中東大街八十一號

大成字八號

開設成都一百餘年老店

阿拉伯故事叢書

已出四種，陸續印刷中。

巴格達的商人
哈滿雅格鐵
阿里倫丁

浙江老□□銀樓

金銀成色首飾工資 敬請比較 特別便宜

介紹夏醫

浙江 實成貞記銀樓

金銀首飾 式樣翻新 大價收買 舊金沙金

浙江 新鳳祥銀樓

金銀首飾 工作精美 赤金十足 克己歡迎

地址 春熙北段五十號　電話 一○七號

喂！請，注意：諸君好久渴望之

肺癆至寶 保肺養陰丸

刻已由航空運到了。專治新久咳嗽，咳血，吐血，五癆，七傷，管保一盒見效，兩盒減輕，連服保好，來貨無多，勿失良機，患者務請速購是幸。

獨家經售處 山西晉和

商務印書館

成都中國國貨公司

科學煉製 豆精醬油

味道鮮美，價值便宜，清潔衛生，裝璜美麗，佐廚送禮，無所不宜。

地址 中東大街　電話三五四號

新開 浙江 老天寶銀樓

王星牌 殺蚊盤香

大批運到　品質高貴　零躉批購　功効無敵

成都 提督街八十八號 上海 華東 出品

中央儲蓄會通告

本會第卅九期開獎，行將於六月十五日在上海英租界天津路本會公開舉行，特彩一萬七千餘元，頭二三四附末各彩五千餘個，彩金十二元至二千元，本月份未繳款儲戶，請檢攜上月收據，至遲於即月十四日以前前來繳楚，以保彩權，有志儲蓄，未經入會者，尚希及早加入，共享鉅大利益，為日無多，良機勿失，特此通告。

注意

一、本會辦公時間，自六月五日起，改為午前七鐘至午后一鐘，午后四鐘止，擴延長至午后四鐘止。

二、現因疏散關係，本會收款員向儲戶收款倘值儲戶外出未付，或無法收取，或收款員偶有不及來收者，務請至遲於即月十四日截限以內，自行繳會，以保權利。

成都總支會　會址華興正街　電話九十八號

寇機慘炸成都市區
重慶市昨晚同時亦遭空襲
兩地共擊落敵機五架

（中央社）渝十一日急電、十一日午後七時許、有敵機二十七架襲渝、當敵機飛近渝空、卽與我空軍發生遭遇戰、旋卽侵入市空、我高射部隊復予以猛烈轟擊、敵機不敢久留、乃倉皇投彈後、逃去、我機復跟踪追擊、直至某地始安然返防、據目擊者談、有敵機兩架被我擊落、惟殘骸正在搜尋中。

（中央社）渝十一日急電、敵機兩批各二十七架、於十一日下午七時許、分襲蓉渝兩地、渝市方面敵機於七時一刻侵入市空後、在我空軍與高射砲迎擊之下、濫投重量燃燒彈數十枚後、逸去。成都方面敵機投擲燒夷彈甚多、損失在調查中。

（中央社）暴寇近日掩飾其軍事上之泥脚、企圖速和速結、不惜盲目地濫肆轟炸我後方不設防城市之平民區域、最近寇機復利用傍晚時機、逞其兇燄、昨（十一）日下午、本省發現敵機第十四次夜襲、本市發出第四次緊急警報、敵機第三次侵入蓉市上空、市內平民區、第一次遭受敵機無恥盲目之轟炸。計敵機五十餘架、今日薄暮分襲渝蓉兩市、其中二十七架竄入成都市空、經我神勇空軍適時起飛迎擊、當在市東南上空擊落敵機三架、同時重慶方面又擊落敵機兩架、我機安全返防、敵機昨在本市盲目轟炸之結果、計在鹽市口等地投彈約三四十枚、焚燬民房商店多家、傷亡平民數百人、八時許警報解除、全省防空部兼司令鄧錫侯、偕參謀室主任陶叔議、侍從副官王席儒、及防空部副司令朱瑛、參謀長高炯、先後分赴災區指揮、并督飭消防及救護等項工作、深夜乃回、行轅劉參謀長偕高級參謀王夢雄、親赴受災各地巡視、并訪晤鄧主任、商定於今（十二）日晨召集黨政軍警行聯急會報、籌商有關本市防空各項問題、國際救護隊西醫師高子厚、啓爾道、吉士道等胼胝赴災區實施救護工作、致隊員華大學生黃孝卓因而殉難、范之華受傷、省黨部男女工作同志、行轅政治部政工大隊、軍校學員生等均出發至被災區工作、省黨部大禮堂并闢作收容難民、省區各中學校舍均擴充區民收容所、茲分誌各情如次。

警報解除後 鄧劉等巡視

昨日下午敵機五十四架竄入川東陵、分爲兩股、半向重慶、半到成都、本市於五時五十分發預行警報、[illegible]許後發出緊急警報、我神勇空軍[illegible]架、入敵隊火網、向敵機往復衝擊、追殺兩架、在本市東南上空擊落敵機三架、於七時半由東北侵入蓉市上空、在我[illegible]卽於八時十分、解除警報。

警報解除後、行轅劉參謀長倚仁、王高級參謀夢雄、赴各災區視察、防空司令、高參謀長炯、陶主任參謀叔議、王副官席儒等、先後巡視各地、鄧主任等先[illegible]同時救護傷者、繼至鹽市口、[illegible]、中東大街、鹽道街等地視察、并督導工作、又至綏著巡視後、乃巡察廬、已十時後矣、本市軍民各工作人員、無論在警備消防防護拆卸各種工作上、均極盡表現在血火中奮鬥之精神、行轅政治部政工大隊、軍校學生、衛生實驗處、均出動工作、省黨部職員亦於警報解除後、率黃主任委員、黃耆肥長命、赴華西壩、又得國際救護隊協助工作、并異常熱心、尤以外賓高子厚、啓道尊、吉士道等醫生、親自爲我受傷者救護、救護隊隊員黃孝卓、保羅大牙科學員、爲指揮救護時、受流彈身亡、范之華受傷、沿轟炸區救護隊有五大學救護隊、省黨部女同志等、并以省黨部大禮堂及各學校、爲收容難民之所、中央振濟會副委員長屈映光、亦與鄧主任等商籌善後救濟辦法、

血火中奮鬥 應改進事項

昨晚過踏血火瓦礫場視察災區、深覺本市近以積極疏散人口及努力消極防空建設之后、今日空襲時、秩序甚佳、工作人員亦努力、惟尙有亟待改進、應（一）加緊拆除火巷、以昨日延燒情形、而論凡有風火者、火勢卽毀、否則延燒極易、（二）加強救護組織與各防護人員聯絡之工作聯絡、（三）更加推動疏散人口、及貨物之工作、

又昨日午後七時許、敵機二十七架轟炸蓉市、頓時火光四起、慘叫之聲不絕、服務團男女團員二百餘人全團出動、由該團官長率領担任南門大街二巷子三巷子鹽道街一帶防護工作、自備担架數十架、將數十輕重受傷者、抬往東城存仁兩醫院醫治、而該團女團員則分赴兩醫院幫助裹紮傷口、另有一批團員參加救火工作、并於各地街口崗位維持交通及爲人民運輸重要物件、故一般人士對該團均誠服務、努力救護、甚爲稱道不置云

空襲見聞雜寫

寇機之襲成都、此爲第三次、但前兩次均未侵入市空、只在郊外投彈、此次來襲、似專以市內爲投彈目標、并亂投燒夷彈多枚、以至毫無設防之成都市、死傷無辜市民數百人、焚去千百不重覆之民房頗多、敵人此種狂虐心理、眞禽獸不如！

◆此次來襲之敵機、共數爲廿六架、據記者及戰友人目睹、分三隊密集飛行、兩隊各九架、一隊只八架、由城西北方面入城穿城而過、當卽投彈數十枚、震撼全市、隨卽遭遇我神勇空軍截擊、一時機槍之聲、響徹雲霄、寇機遂於此時爲我擊落三架、餘則倉皇逃竄、不復敢再回頭肆虐矣。

◆記者於防空部發出「火災警報」時、卽離寓赴被災區域視察、見本市警憲士兵、防護團員、救火員、無不努力異常、不避危險、出入火燄之中、或持水龍灌救、或爬登房頂、拆卸房屋、或從灰燼瓦礫之內尋救死傷同胞、或肩抬「担架」、送往醫院、其一種急難相助同舟共濟之熱忱、眞令人感動流淚。

◆民衆方面、在此非常巨災降臨之時、大體尙能鎭靜、但有若干人、誤認「火災警報」爲「解除警報」、以至擁擠街衢之中、竚立觀望、妨礙救火工作莫此爲甚！切盼今後本市同胞、勿再以平時「觀火」之無聊態度、出現於非常期中、且應踴躍從事救死扶傷打火之工作、推須事先加入防護團或救火隊、在有組織有秩序之行動中、始不至於多而利少也。

◆「火災警報」本較「解除警報」爲短、但適於敵機剛去之時發出、以致被若干人誤認爲「解除警報」、此雖小事、影響殊大、甚望防空部設法改良、使「解除警報」與「火災警報」有顯著之區分。

◆記者昨夜經過錫場房屋、入九龍巷觀察時、距離前面四五丈遠之大火堆中、忽發砰然大聲、乃係一小型炸彈爲火燒炸、當時火花四濺、濃烟撲面、有數人竟被波及受傷、記者幸免、查此類投下未爆之炸彈、爲數必多、切望當局妥愼派人掘出遷移、免肇意外。

◆春熙西段某號[illegible]西茶館中一彈、全屋皆毀、旣警報發出後、尙有十餘客人在內吃飯、不及離開疏避、以致同歸於盡、由此可知「聽天由命」之不可靠、警報來時、仍以走避爲上、儘可空走百次、一次不空走、卽是無上幸運、否則、白白送死於寇機之手、太不値得。

◆復興門外、原爲避空襲之處、竟然做低等娛樂場所、一般醉生夢死之徒、趨之若鶩、以致閑人麕集、大與疏散之旨相違、昨夜該處亦落有炸彈、死傷多人、想此後當能改變爲「淸淨」也。

◆記者於視察完畢歸家之時、見未受傷害之街道上、有不少愚夫愚婦、焚香化帛、禱謝天地、此亦無聊之極、殊由於[illegible]、寇機之來與不來、與「鬼神」何關・如欲寇機不來、豈拜拜「鬼神」所能濟、甚望同胞從速醒悟、抗戰之事、莫說求「神」、求人也不行、我們要靠自己！我們今後個個人人努力、個個齊心、加緊進行抗戰建國之工作、不愁寇鬼打不退！不愁血海的深仇不能報！不愁新中國不能實現！那時、寇機也決不敢再來、我們也就可以過光明快樂的生活了。（[illegible]）

難民總站 收容流難民衆

（中央社）中央振濟委員會、運輸難民總站、鑒於昨（十一）日蓉市空襲後、街頭露宿無家可歸難民衆多、餐風宿露、殊爲關懷、茲將商借本市鹽道街、省立師範學校內、設立難民臨時收容所、精實救濟、凡「六一一」空襲無家可歸之難民、可逕向該站（鹽道街）請求登記收容云

加緊政治努力

社論

抗戰以來，若干人僅關心前方軍事之勝敗，而不着眼於後方政治之得失，一聞前方勝利，卽喜躍忘形，以爲軍事既然抵得佳，政治上何妨好整以暇，高枕而臥，但遇惡訊偶傳，則氣沮胆寒，以爲軍事尙且失利，政治何能補救。此乃極不正確之認識，足以造成政治與軍事之分離，足以使政治方面之努力遲綏，其惡果所及，不免妨害軍事發展，

政治與軍事，自其本質上言之，軍事不過爲政治諸部門之一。在抗戰期中，軍事發展雖駕於其他政治部門之上，但亦絕不能與政治分離進行。無論在任何戰爭緊張局面之下，政治與軍事仍爲一個整體之兩面，政治實其裏、軍事揚其表。軍事上之勝敗，固能引起政治上若干變化，然反觀其裏面，則軍事上之勝敗，實由政治之得失而來。蓋今日之軍事，非單純刀槍相對，兵將相爭，而爲整個國力總和之比賽，而此整個國力總和之多寡強弱，悉由於政治上各部門之共同努力如何以爲斷。故政治與軍事，不僅關係密切，而且因果瞭然，合則相得益彰，分則交受其困。綜觀兩年以來之抗戰經過，在戰略上，我已有絕大之成功，寇軍陷於泥淖，進退維谷，我則攻守靈活，完全取得主動地位，其所以如此者，以我軍事絲毫未與政治上之措施相分離也。自中樞機構以至地方機構，自中央行政以至地方行政抗

戰後無不有長足之進步。故能配合軍事，發揮堅強之力量，屢摧悍寇，支持得住。雖然，我國之抗戰目的。決不僅止於支持得住，而在於由支持以進佔優勢，由防禦以進於反攻，求取最後之完全勝利，還我河山，伸張正義，爲民族奠定永生之基，爲世界確立和平之道。以最進情况而論，敵勢已處處呈崩潰之象，我則士氣愈戰愈強，民心愈激愈勇，前途勝利之契機，已顯露。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吾最欲求此契機之必能把握，以保證最後勝利之獲得，非在政治上爲加倍之努力，尤非在游擊區政治上爲加倍之努力不可。國民精神總動員，爲當前最主要之努力，自精神，切望政人淬勵奮發，建立精神壁壘，加強政治設施，其所以反映於軍事者，必有更滿意之成績也。

嚴重、故英租界巡察隊亦

嚴重、故英租界巡察隊亦轉形增加、又橫濱正金銀行今日正式通知各家外國銀行聲稱、自下星期一起、正式停止往來云。香港十日電、津訊、津英租界當局已將所斷收敵炸彈案人犯王竹二人、移交敵方、惟敵認爲二人、與刺程案無關、仍表不滿。

青海省參會開幕

（中央社）重慶十日電、青海臨時參議會、青海精神總動員會、青海全省行政會議、均於五日開幕、並於十一日聯名代電總裁致敬。

倭漁船無故駛入美島

（中央社）美國加州聖北陀羅埠十日合衆電、日漁船七艘、日前駛入聖克里孟縱島之美海軍操練根據地、後經美方命令駛出、乃相約於今日駛返遠東。

紐約熱狂迎英王
沿途佇候民衆達三百萬人
十餘年來未有之盛況

紐約十一日路透電、美驅逐艦華林教號載英王與后於昨晨十一時十分抵紐約、該艦駛經島上自由之神像前、寄碇港內之輪船咸鳴汽笛、岸上砲台則放禮砲二十一響、各地之無數人民紛紛擁入紐約城、予英王后以最熱烈之歡迎、英王與后昨日特至紐約博覽會參觀、會場亦鳴禮砲二十一響、其時無數民衆、佇立空地待候者、已達數小時之久、英王與后拍格臘大廳接見參加博覽會之各國代表、與紐約市政府人員、在會場內之民衆約有十萬人、午後英王與后至博覽會之愛爾蘭及英國部份參觀、行經英國之展覽場時、場內特放餘火歡迎、餘火中射去無數英美國旗、自登岸處之砲台附近至博覽會場、佇立歡迎之民衆共約有三百萬人、盛況空前、實爲自一九二七年著名飛行家林白由美飛法返國受民衆熱烈歡迎以來之所未有者、當局以歡迎者過多、特派警察一萬五千、沿途維持秩序云。

南京離奇中毒案
敵偽要員多人尙未離險境
敵稱毒料係抗日份子所置

香港十一日電、敵外務省政務次官淸水留三郎、日前抵寧、敵駐寧總領事於十日晚七時設宴歡迎、除敵方軍政要員一部外、并邀偽組織首要梁逆鴻志、溫逆宗堯、任逆援道、高逆冠吾等共廿餘人陪席、席間敵偽觥籌交錯、甚歡洽、詎料所食黃酒中、暗置劇烈毒質、敵偽暢飲後、至上午一時秩序大亂、急召醫士救治、卒以中毒甚深、送軍醫院、迄未脫離險境、敵方對此項消息於十一日晚始發表、謂酒中毒料、係抗日份子所置、并已捕獲一人、中毒最重者、爲梁逆鴻志、高逆冠吾、至敵方人員、聞有高級軍事外交人員在內、但未言姓名。

晉南我軍大捷
連克平陸茅津渡
軍渡東攻入柳林

（中央社）垣曲十一日急電、晉南經六日惡血戰、八日我軍在敵償付重大代價後、退出平陸、九日至十日敵復數路會犯茅津渡、并經敵機多架更番轟炸、將茅津全鎭炸成一片焦土、且一度被陷、十日午我前線各部奉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同時反攻、敵猝不及防、且因敵軍疲憊、我軍攻勢銳猛、當晚克復茅津渡、繼卽趁勝進攻平陸、經於十一日晨克平陸、殘敵望風分路潰竄、沿途遺棄軍品文件甚多、其狼狽情狀、可以想見、我軍一面追擊、一面搜剿地方、是役共計斬敵千名以上、獲山砲四門、迫擊砲一門、機步槍共數百支、其他軍品極多、我軍獲此大勝後、歡歌之聲、震撼中條山谷。

（中央社）興集十一日電、敵侵入軍渡後、積極建立工事、修復公路、復集結重兵於柳林以下地區、準備西渡、我軍乃移至某處、由南北兩山向敵夾擊、并派精銳部隊迂迴游擊、九日晨、我軍合力反攻、向柳軍公路猛撲、敵受創甚重、我乘機衝入軍渡、并將軍渡以東穆村薛村同時控制、敵竭力抵抗、仍圖死守、終被我軍擊潰、狼狽東竄、現穆村以西已無敵蹤、當敵東竄時、有載重汽車二十餘輛、滿載敵傷兵而去、我某旅刻在柳林以東薛家灣與敵激戰、敵大部仍盤據柳林一帶、我正奮力圍殲中。

（中央社）西安十日電、八九兩日平陸與馬村（平陸北）間、我敵激戰極爲猛烈、我軍奮勇衝殺、敵勢已挫、十日晨敵漸向北移、現我軍分向大郎廟、張峪鎭、東祁村等處之敵圍攻、又上下順頭之敵、亦爲壯烈、八日晚血戰終夜、敵死傷枕藉、現仍在東坪頭一帶、與敵激烈血戰中、

（中央社）大荔十一日電、大武敵二三千、自上月二十九日分三路大舉西犯、被我軍在峪口下西山後南村店村碉堡等處、猛烈痛擊、敵死傷遍野、刨敵增六百餘名、復在下莊附近被我伏兵殲滅甚多、總計是役共斃敵三百餘、俘敵數百、俘獲軍用品無算、昨我軍乘勢襲擊、敵不支潰退、我正追剿中。

（中央社）樊城十一日電、（一）襄河東岸漢寺敵數十名、十日晨砲火掩護渡河、當被我擊退、（二）岳口敵百餘名、砲二門、九日夜射擊、被我殲滅六十餘、殘敵逃回、（三）十一日電、十日晚、我軍某部在大西北胡村與敵遭遇、激戰二小時、敵終被我擊退。

希特勒之閒情逸致
突前往維也納
據稱目的在參觀歌劇
德波間爭執時起

維也納十一日路透電、希特拉昨夜由慕尼黑抵此、緣據於上星期三離柏林時、官方宣佈希氏偕財長茲加登、渡其假日、今則突然來奧、據稱此行目的、在參觀歌劇、并參加奧著名作曲家斯多勞斯之七十五歲誕辰慶祝會云、

柏林十一日合衆電、據此間觀、外間所傳德國將出面調解德波間對於但澤問題之爭論一節、顯爲不確、

華沙十一日路透電、但澤自由市當局、前要求波政府減少自由市之波籍關務員數額、頃波政府已加拒絕、據波政府稱、此項要求毫無根據、波方甚至認爲自由市之波籍關務員、在數額上尙嫌不足、

華沙十一日哈瓦斯電、負責方面頃宣稱、德國西萊西雅省拉蒂波城國社黨員一羣、曾於昨晚間闖入波蘭旅德僑民協會、搗毀傢具、撕毀波國故軍政部長畢蘇斯基上將之照片、并將各項文件搜括而去、事後德國官廳卽將協會封閉并撥作國社黨青年團團部辦公處云。

將締政治經濟協定
義西進行談話
西不至與義訂軍事協定

（中央社）[illegible]七日哈瓦斯電、西班牙國內務部長蘇聶爾、於本月杪赴蒲爾哥斯城、[illegible]進行談話、一俟商談諸事畢後、雙方卽當簽訂政治經濟協定、緣西班牙國民軍政府對義國債務、累積達八十萬萬里拉之巨、義國自當設法參加西國富源之開發、以爲取償之計、此外西國不致與義國簽訂軍事協定、以免完全加入樞軸中心、或僅由雙方參謀部締結友誼性質之協定、則屬可能云。

（中央社）羅馬十一日路透電、此間頃公佈義空軍參加西班牙內戰之成績、據稱義空軍人員死者共一百七十五人、傷一百九十二人、施行轟炸五千三百十八次、擊落者則爲九百零三架、被擊落者八十六架、惟敵機被毀於地上之敵機四十六架、發生空戰二百八十六次。

法大使抵滇 美大使來渝

昆明十一日電、美大使詹森、十一日晨乘汽車離昆赴渝、

昆明十一日電、法大使戈思默、十一日下午八時半、由河內乘車抵此、定十六日乘機飛渝。

津租界形勢 益趨嚴重

（中央社）天津十日合衆電、據息、日方將於十四日封鎖英租界、現形勢益趨嚴重（見上）

武・漢・現・狀（中）

陳聲錚

三・武漢的報紙

（本報特稿）武漢現在只有武漢報、大楚報、和英文楚報三種報紙、武漢報、是日本海陸軍特務部報道部憲兵隊代言人、每天出一大張、賣五分錢、各種消息都是同盟社的、因爲有時吹牛吹得太不近情、造謠造得全不合理、所以、偶而有些誠實的報道、也不能使人相信。

日軍到漢口三天後、武漢報就出了世、起初他們日本式的中文、許多中國人有不懂、後來請了些民族敗類的文人漢奸幫辦、文字才變成樣子、不過還有些文字、如「海陸握手」之類、看來總覺有些費解、不僅大不順眼而已！社長段會亮（敵化名）很能做幾句中國舊詩、常與一般「名流」倡和・有文武漢報投考編輯翻譯外勤人員、報名的竟有一百多人、沒有中選的、都給介紹到各處去工作、這是籠絡收買文人的方法之一、此外武漢報常常出重金徵文、中選的不但可以拿到[illegible]偽鈔、而且武漢報也給[illegible]工作份、敵人用心、不去可謂不苦也！

此外凡是日本軍政機關想做的又不便出面做的事、統由武漢報代理。

大楚報消息少、小說多、文章要比武漢報通順、但其造謠技術、與收買籠絡等手段、則遠不及武漢報矣！

英文楚報在武漢失守以後、銷數激增、後來因爲關於抗戰的消息、登得太少、甚至全無、銷數又往下跌、[illegible]日日、在漢口都有、中國人願看和能看的卻不多、[illegible]

四、劫後風光

漢口現在被敵人劃分爲六區：特一二三區各算一區、江漢路和民生路之間算是日華區、民生路民族路之間叫日本區、沈家廟到橋口爲難民區（後來改稱中華區）此六區外靠近鐵路和機場的統稱軍事區、軍事區內中國人不但不能住、走走也不行、要是你走進了軍事區一步、敵軍就要不客氣的「射殺」你！

漢口同胞們在漢口丟了以後、喜歡把特三區叫做英租界、理由是以爲租界比特別區好、敵人一定不敢在租界內亂來、結果大大地失望、敵人對「英國租界」和對「日華區」「商業區」並沒有一點兒分別・特一二區、卽舊德俄租界、被劃歸日本海軍「警備」、在對付中國人的手段上、海軍同陸軍沒有兩樣、但他們彼此之間的意見、總是中國人吃苦頭、譬如海軍有時不許持有陸軍特務部發的安居證的中國人通過特一二區、陸軍也以同樣辦法報復。

商業區同日華區應該叫什麼區、在這兩區內日本人比中國人多・生意統統是日本人做的、好一點的房子住的都是日本人。在難民區內很難看見日本鬼子、這實在是一點「德政」。難民區內有十七萬多人（據難民區委員會紅卍字會偽警察局的調查）。地方太小、住在裏邊總覺得透不過氣來、樣樣生意都好、而以售吸所（煙館）旅社酒樓爲最、此外更有賭場煙窟、規模之大、實漢口以前所未有。除法租界外、隨處都有洋行、酒保、食堂、東洋娼館、慰安所、所謂洋行、並不一定賣東洋貨、蕪湖米的、白命龍香糖以及一切當中外商人所無法運到漢口來的貨物、洋行裏都有。

因此洋行都大發其財了。酒保同食堂本是一類東西、出名的「和洋料理」要算入船食堂和漢口會館、「支那料理」要算蜀珍廣州酒家和普海春。這些地方都有中國女招待、日本女招待也有、但長得好的卻少見。

慰安所到處都有、積慶里文書巷（都在新市場附近）是其集中區、寇軍進去無需付錢、只消拿一牌上官長的什麼證（木質的）就行、慰安所區門口站有憲兵、中國人自然是不許入的。

戲院開張的有六家、光明專演日本影電、記者去看過兩次、第一次片子是「雷親爺」同「五分人形」、看了完全不懂。第二次是「新滿州」、在這片子中我看見了無盡的森林、廣大的原野、成羣的牛羊、豐富的礦產和可憐的東北同胞、維多利、天聲、新市場也先後復業、還有專演日本戲的漢口會館、和難民區中的勝和漢戲院。

武昌依然是座死城、城內簡直沒有人住、房子都還立在原處、只是沒有大門、十室十空、沿江一帶、自北沙洲至徐家棚（粵漢路終點）、及城內中正路以北、張之洞路以西、被劃爲軍事區、斗級營、火巷青龍巷住的是慰安所。難民區在白沙洲、居民約有三萬餘、維持會同警察局都設在那裏。

漢陽情形同武昌差不多、人少冷清、縣城雖然失了、縣政府仍在那間辦公、記者還來逃出汗口、四月八日午夜經過在陽的兩軍步哨線、看見我方哨兵不是正規軍隊、而是兩個十四五歲的自衛隊員、當時感動得幾乎要擁抱他們、分別時、我舉起右手向他們行了個軍禮、我忘記了我是個穿着破爛的長袍的難民。（完）